

在“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中，美國走過2017年，但在重大議題上並未取得共識。在國會爭吵，在街頭衝突，在媒體激辯，在網上攻訐……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越來越多美國人深陷社會撕裂的漩渦。

美國既有涉及控槍、種族的老問題，又有移民、“退群”的新頭痛。社會十字路口，不同人群強烈而戲劇性地反向拉扯，既延續了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經濟分化、種族之痛，也顯現了保守主義再度興起，在美國國內和全球範圍內的冰火對撞。比撕裂更為困擾的，是找不到如何彌合撕裂的答案。

控槍之殞

得克薩斯州小城薩瑟蘭斯普林斯綠樹掩映，牧場連綿。11月5日，槍聲在小城教堂響起，26條生命驟然隕落。

此前，美國剛剛改寫現代史上最嚴重槍擊事件紀。G在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一名冷血槍手從酒店窗口掃射露天鄉村音樂會觀眾，58人遇難。

“槍太多了！”“如果這樣的殺戮都不能讓政府加強槍支管控，還有什麼可以？”血案過後，總有無數民眾這樣詰問。然而，擁槍是憲法賦權，“槍支無罪，有罪的是人”等觀點同樣深入人心。民調顯示，半數美國人害怕政府在控槍方面走得太遠，45%的人認為政府控槍力度不夠。

而政客只是選邊站隊、無所作為。《紐約客》慨嘆，美國政客只是譴責、哀悼和祈福，民眾只能無助等待下一次血案發生。

數據顯示，截至本月22日，2017年美國發生近6萬起槍擊事件，造成約1.5萬人喪生、3萬多人受傷。但就在上月底，美國申購槍支人數再創新高。美國陷入“槍案越多越買槍，越買槍槍案越多”的惡性循環。

移民之困

11月下旬，《紐約時報》刊發讀者來信《如果我沒資格留在美國，誰會有呢？》。作者講述了自

美國“反對”美國

己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後希望在硅谷創業，但因未獲H1B外籍人士工作簽證而黯然離美的痛苦與困惑。

一年來，頒布針對難民和部分國家公民的入境限制令，廢止暫緩遣返約80萬童年Y蓮·拘滿妍1夢人計劃，退出聯合國主導《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制訂進程……白宮“移民新政”引發激烈爭議。支持者歡呼安全感加強，反對者控訴歧視和人倫悲劇。街頭抗議成為日常風景。白宮與司法係統“互懲”，官司打到最高法院。10月下旬，8段美墨邊境隔離牆的“樣板牆”悄然完工，越境加拿大申請避難人數則增長3倍。

《紐約時報》讀者來信的上千跟帖中，充斥著對立觀點：很多人嘆息美國不再具有開放包容的心胸，但也不乏“別再搶我們工作”之類的回復。一名“昔日技術移民”的留言耐人尋味：“只能說你很不幸，恰好遇到這樣一個時代。”

種族之痛

羅伯特·李將軍騎馬銅雕曾是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中心地標，而今被黑色塑料布遮得嚴嚴實實，彷彿猙獰的疤痕。李是美國內戰中為保存奴隸制而戰的南方邦聯名將。

8月，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新納粹和三K黨以抗議該市決定移除這座雕像為由，舉行極右集會。遭警方驅散後，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駕車沖撞抗議極右集會的人群，造成一死多傷。此

定》，10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此外，美國還要求重談北美自貿協定，拒絕認定伊朗履行核協議承諾，施壓韓國同意啟動修改美韓自貿協定談判……

“退群”之舉進一步分裂著美國。華盛頓一名智庫專家說，美國政府似乎有種“別國都在佔便宜”的判斷。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小約翰·柯布博士指出，相當多美國人的日子比以前艱難，而將全球化或國際協定當成替罪羊。

在眾多反對“退群”的美國人士看來，美國是全球化和多邊體系的主要者、受益者，如今的“自我否定”將讓美國付出國際信譽和領導力嚴重受損的長期待價。

退出《巴黎協定》之舉尤其爭議巨大，美國各地大批民眾上街抗議。一位科學家質問：“什麼‘美國優先’？應該是地球優先！沒有地球誰還能有未來！”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約佔全美三分之一的多個州組建“美國氣候聯盟”，誓言繼續遵循《巴黎協定》。

面對“美國反對美國”的現實，民眾憂心忡忡。他們指出，美國當前的尖銳對立是少見的。不僅如此，社交媒體還在加劇“人以群分”的狀況，不乏政客通過放大民眾分歧撈取好處。

南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駱思典告訴新華社記者，人們希望能消弭美國社會的深刻分歧，但沒人真正知道如何以及能否做到。

眺望2018，人們似乎還看不到指向比較清晰的美國共識。政治社會現實告訴人們，“消弭深刻分歧”的答案還在風中“飄蕩”。

社會陷撕裂旋渦

後，全美多地紛紛移除邦聯紀念物。

這場衝突背後，是美國極右勢力抬頭、種族政治加劇的現實。2015年白人至上主義者魯夫血洗黑人教堂槍案，使美國社會驚覺邦聯紀念物被極右勢力用作種族歧視符號，引發存廢之爭。反對移除者主張，這是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支持者則認為，這是非裔傷痛的一部分。民調顯示，多數民主黨人和非裔支持移除，多數共和黨人和白人反對。

一年來，美國仇恨犯罪數量增加；白人警察槍殺無辜黑人事件時有發生；非裔橄欖球員用賽前奏國歌不起立的方式抗議種族不平等，引發“愛國主義”口水戰……這一切，折射出美國人口結構變遷、部分白人失落焦慮、少數族裔受到隱形歧視等深層次問題。

“退群”之憂

“退群”是2017年美國外交的高頻詞。1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6月退出《巴黎協

表該報全球輿論專欄撰稿人喬什·羅金的文章，展示了這位撰稿人在某種意義上跟班農見解略同，同時也展示了當今美國政界要人可以如何被中共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上。

羅金文章的標題是，“中國如何使美國的一個參議員服從它的政治指令”。文章說：

“在外國開發培育影響力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大膽地將經濟引誘刺激跟政治要求結合起來。中共當局今年跟來自蒙大拿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斯蒂夫·戴恩斯交往的過程堪稱北京的成

功的故事。

“上個月，戴恩斯參議員宣佈他長久以來的努力獲得成功，蒙大拿州的牛肉打開了中國的市場，他與中國的一個大銷售商達成了一項兩億美元的交易。

“12月5日，習近平政權則得到來自戴恩斯的價值不相上下的回報。這位參議員按照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要求，做東接待了主管西藏問題的一個中共代表團，從而挖了當時正在華盛頓訪問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率領的代表團的牆角。

“被北京視為敵人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桑蓋訪問華盛頓，與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西藏人社區代表會晤。國會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洲小組委員會12月6日舉行聽證會，聽取有關中國當局在西藏進行壓制鎮壓的證詞。

“在此之前的一天，戴恩斯參議員會晤中共代表團。參加會晤的還有來自懷俄明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巴拉索。會晤之後，中國國營的《中國日報》聲稱，美國的國會議員讚揚中國在西藏的官員‘在保護環境和傳統文化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這一奇事展示了中國越來越經常採用的做法，這就是，徵用西方政界人士來為中共政權阻擋批評，一心一意跟蹤盯梢其反對派，不管他們旅行到那個國家。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桑蓋跟我說，‘不管我到哪里去，都會有一個中國高層代表團跟蹤而至’，否認西藏有侵犯人權的事情。他還說，中國官員對世界各國政府官員施加壓力不要跟着他舉行會晤。

“洛桑桑蓋在華盛頓要求美國國會通過立法要求外國人可以方便地訪問西藏，就像是負責西藏問題的中國官員可以方便地訪問華盛頓一樣。今年4月，中共的確允許一個美國國會代表團訪問了西藏。那個代表團由戴恩斯參議員率領，在訪問中國期間會晤了中國官員。

“戴恩斯參議員的辦公室拿出任何證據顯示他在中國或華盛頓公開提出一個事實，這就是。中國政府在西藏長期實行殘酷和系統性的鎮壓，其中包括文化滅絕、環境毀壞、大規模監視、大規模監禁，對西藏人的種種自由嚴加限制。”

“班農說，美國和日本衰落與中國崛起現在還不是既成事實。眼下美日衰落和中國崛起的現象並不是不可抗拒的‘熱力學定律’，那樣的不可避免的過程，而是人的作為的失敗。他說，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衰落勢頭可以通過保守派的行動來扭轉。”

對中國問題觀察家來說，尤其是對中國的中美關係觀察家來說，班農之所以值得注意或刮目相看，也是因為一度長期擔任美國海軍軍官的班農愛讀中國《孫子兵法》。成書於大約2500年前的《孫子兵法》是一本將政治、經濟、軍事綜合考慮探討戰略戰術的兵書，而班農對美國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考慮也是將政治、經濟、軍事共冶一爐。

班農所主張的通過經濟民族主義來謀求、鞏固、擴大共和黨在美國政壇的優勢地位，謀求美國在國際舞臺上扭轉衰落的趨勢，以及川普總統所公開宣揚的“美國優先”的對外政策。導致美國傳統的盟友的擔憂和批評，甚至也導致中國等美國的競爭者的批評。

班農星期天在日本發表講話時為他自己、也為川普政府進行了辯護。他掌管的布賴特巴特新聞報道說：

“班農說，‘美國優先’的理念並不意味着孤立主義或撤退。他說，‘美國優先並不是美國要奉行孤立主義，不是要美國獨善其身。美國優先從來就不是這個意思。川普總統從來沒有這麼說過。美國優先的意思是美國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跟這個世界打交道，但是要以美國的條件跟其他國家構建夥伴關係，而不是作爲混沌不明的國際組織的一部分。那些國際組織是由在達沃斯、布魯塞爾和日內瓦的全球主義者掌管的。”

中國操縱美國政治

班農在日本發表的講話中聲言，在過去的至少25年的時間里，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的“附屬國”。

與此同時，通常在外交政策和美國政治問題上跟班農與他掌管的布賴特巴特新聞觀點迥異乃至尖銳對立的《華盛頓郵報》12月17日發

中國威脅論再定義：中國竟然在操縱美國？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都說了中國什麼。他就任總統10個月就已經說到做到，開始扭轉上述局面。

“班農說，美國和西方政治精英的玩忽職守協助解決朝鮮對外核威脅和導彈威脅時也不忘記讚揚‘中國已經盡力’。這種景象導致美國媒體頻繁發出‘川普拿中國的錢’的抱怨。

班農演說語驚四座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中國政策的問題上，川普究竟是一個自私自利、思想粗糙、目光短淺的商人，還是一個言行不合常規、但具有超絕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這種問題在川普在過去20年里多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時被反復提出，而問題的答案至今在依然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

就在觀察家、評論家們衆說紛紛之際，川普總統的前首席戰略顧問斯蒂芬·班農上個星期天(12月17日)在日本發表的演說可謂語驚四座，至少是令人刮目相看。

儘管在今年8月由於種種原因班農離開了白宮，但班農所提出的美國當政者應當理直氣壯地推行經濟民族主義的主張依然是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論的理論基礎。而且，在離開白宮之後，班農返回他的老本行，繼續經營很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媒體布賴特巴特新聞，並依然跟川普總統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

班農在美國保守派聯盟在日本東京舉行一個會議上發表語驚四座的主旨演說。班農旗下的布賴特巴特新聞報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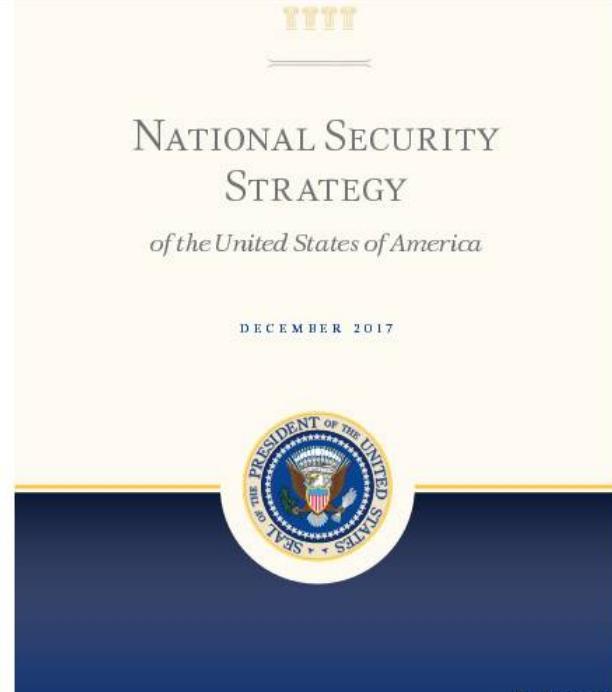
“布賴特巴特新聞的執行主席斯蒂芬·班農星期天說，美國和東亞盟國必須團結一致，遏制中國的‘令人害怕的’、‘膽大妄爲的’、‘全球性野心’。他接着說，唐納德·川普總統開啓了美國在這方面重新崛起的進程。

“班農說，抗衡中國的崛起和日益增長的霸權需要美國及其盟國進入‘決斷的谷地’。他引用20世紀西方國家對納粹德國實行绥靖的例子警告說，對中國作為一個勢頭上昇的競爭國的绥靖也有同樣的危險。

“他說，‘我們正在穿越決斷的谷地，在今後的10年或15年內，現在我們不妨回頭研究一下1930年代。當時世界主要國家的領導人以及支持自由的領導人要人民不必擔心；他們無視現實，得過且過。如今，我們容易做出的決策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做出。我們如今沒有容易做出的選擇。在一系列的替代方案中，已經沒有容易的選擇。現在只有艱難的選擇。只有必須下狠心的選擇。’

川普總統有盤大棋

“班農說，唐納德·川普就任總統，標誌著美國告別過去幾十年來對中國崛起的默認。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將不再是中國事實上的‘附屬



言中國會融入全球經濟，這將促成中國這個共產黨國家政治自由化。但他們的預言落了空。隨着西方的政治精英接納中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重商主義和中央計劃得到了強化，跟上述的預言完全相反。那些‘天才’一直預言這個共產黨國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民主。

“他說，‘假如你想美國知識界必須跟中國打交道的所有天才，就會發現這些人在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初期跟我們說，隨着中國變得更加富有，中國會變得更為民主，會有更多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先前的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是這麼說的。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然而，實際發生的事情卻截然相反。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然而，中國的重商和專制體制則更為強固。中國的企業經營模式完全拒絕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完全拒絕以規則為基礎的由美國納稅人出錢支撑的國際秩序。這種秩序是美國年輕人，美國的勞工階級年輕人用血液支撑的。這是美國的慘重失敗。從歷史上看，這恐怕是有史以來的世界大國的最慘重的失敗之一。’

“班農說，遏制中國的野心需要美國政界領導層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避免一個崛起的大國和一個衰落的大國發生戰爭。班農引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

言中國會融入全球經濟，這將促成中國這個共產黨國家政治自由化。但他們的預言落了空。隨着西方的政治精英接納中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重商主義和中央計劃得到了強化，跟上述的預言完全相反。那些‘天才’一直預言這個共產黨國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民主。

“他說，‘假如你想美國知識界必須跟中國打交道的所有天才，就會發現這些人在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初期跟我們說，隨着中國變得更加富有，中國會變得更為民主，會有更多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先前的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是這麼說的。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然而，實際發生的事情卻截然相反。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然而，中國的重商和專制體制則更為強固。中國的企業經營模式完全拒絕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完全拒絕以規則為基礎的由美國納稅人出錢支撑的國際秩序。這種秩序是美國年輕人，美國的勞工階級年輕人用血液支撑的。這是美國的慘重失敗。從歷史上看，這恐怕是有史以來的世界大國的最慘重的失敗之一。’

“班農說，遏制中國的野心需要美國政界領導層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避免一個崛起的大國和一個衰落的大國發生戰爭。班農引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

言中國會融入全球經濟，這將促成中國這個共產黨國家政治自由化。但他們的預言落了空。隨着西方的政治精英接納中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重商主義和中央計劃得到了強化，跟上述的預言完全相反。那些‘天才’一直預言這個共產黨國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民主。

“他說，‘假如你想美國知識界必須跟中國打交道的所有天才，就會發現這些人在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初期跟我們說，隨着中國變得更加富有，中國會變得更為民主，會有更多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先前的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是這麼說的。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然而，實際發生的事情卻截然相反。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然而，中國的重商和專制體制則更為強固。中國的企業經營模式完全拒絕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完全拒絕以規則為基礎的由美國納稅人出錢支撑的國際秩序。這種秩序是美國年輕人，美國的勞工階級年輕人用血液支撑的。這是美國的慘重失敗。從歷史上看，這恐怕是有史以來的世界大國的最慘重的失敗之一。’

“班農說，遏制中國的野心需要美國政界領導層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避免一個崛起的大國和一個衰落的大國發生戰爭。班農引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

言中國會融入全球經濟，這將促成中國這個共產黨國家政治自由化。但他們的預言落了空。隨着西方的政治精英接納中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重商主義和中央計劃得到了強化，跟上述的預言完全相反。那些‘天才’一直預言這個共產黨國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民主。

“他說，‘假如你想美國知識界必須跟中國打交道的所有天才，就會發現這些人在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初期跟我們說，隨着中國變得更加富有，中國會變得更為民主，會有更多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先前的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是這麼說的。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然而，實際發生的事情卻截然相反。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然而，中國的重商和專制體制則更為強固。中國的企業經營模式完全拒絕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完全拒絕以規則為基礎的由美國納稅人出錢支撑的國際秩序。這種秩序是美國年輕人，美國的勞工階級年輕人用血液支撑的。這是美國的慘重失敗。從歷史上看，這恐怕是有史以來的世界大國的最慘重的失敗之一。’

“班農說，遏制中國的野心需要美國政界領導